

夜妖妖



夜妖妖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穿越了生死的爱，
才可以走得更远……

下卷 莫言殇 · 著

YE YAOYAO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YI YAO YAO
下 莫言殇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雪漫妖娆

《夜妖娆》主题曲

演唱/豆豆漪兰

月扯落了晚霞

挂漫天夜纱

风安静了杀伐

拂过指间发

坠入红尘的花

为相思卜一卦

青梅十年画朱砂

在传说中风化成沙

温柔蚀骨的话

却辨不清真假

擦肩而过的惩罚

在回礼里咫尺天涯

雪漫妖娆

《夜妖娆》主题曲

演唱/豆豆漪兰

这伤疤 隐隐作痛

断了情 绝了恨

碾碎此生牵挂这琴匣

声声息鸣 浴火生 凰鸣起

袭过千军万马

他眼中的凉薄

把她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悬崖

一次次重演着撕心裂肺的刹那

爱是唯一筹码

他斑白了发

描摹她发端的花

蓦然回首

漫天杏花踏随香

雪漫妖娆最无瑕

第三十章 骨肉相逢

历届武林大会举办的地点都不相同，而此次大会被安排在了岐山之巅，断心崖。

临时搭建的圆形擂台，平整而宽敞，四周为各门各派规划好的席位，多数人已到，但各派掌门由于伤重未愈大多缺席，由门下弟子率领门众前来。以三大世家与六大派为首，按照门派势力以及在江湖中的地位排开，而魔宫却被安排在了最后的位置，至今无一人到场。众人三三两两聚首，低头谈论，等着看魔宫之人到来的反应。

高位之上，主持此次大会的岐山派新掌门人姚疆，三十开外的年纪，方面薄唇，目光晦暗，扫了一眼骚动的众人，稍稍皱了皱眉。离既定的大会开始时间，已过去了两个多时辰，该来的却都没有来，他不禁有些烦躁不安，不知道魔宫和血魔究竟在玩什么花样？众所周知，这次武林大会的主要目的，除了选出一位新盟主，最重要的便是共同对抗魔宫和血魔，在除掉他们之前，他们若是先争夺武林盟主之位，岂不是让魔宫和血魔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他们在等。

从早晨到正午，再到太阳西斜，仍旧不见魔宫之人出现，等待的人群已极为不耐。担忧、急躁、不安、疑惑，种种情绪交杂，最后汇聚成恼怒。

岐山派一名弟子站起来，用焦躁的语气道：“掌门，已经等了好几个时辰，他们怎么还未出现？是不是魔宫之人收到了什么风声，躲起来不敢来了？看他们平常嚣张得

很，想不到只是一只缩头……”

他想说缩头乌龟，但“乌龟”二字还未出口，只听一声惨叫，人已经横飞出去，撞上擂台边角，又弹了回来，口中鲜血溢出，人已经倒地昏厥。

众人一惊，因这突然的惊变而一时呆住，待回过神，便见到四名黑衣人似从天而降，人还未落地，只听呼呼的掌风急响，此起彼落的重物砸地之声不绝于耳。众人定睛一看，片刻，岐山派弟子竟然个个都躺在了地上，怒目圆睁，身子却不能动弹。众人心一骇，也不知这四人在魔宫之中是什么地位，竟然能一口气将岐山主支派几十名弟子全部从席间扔到地上，令其毫无还手之力，真正恐怖。魔宫弟子尚且如此，那魔宫宫主的武功该是何等的出神入化？

正在众人惊魂未定间，会场周围已出现了上百名黑衣人，以方才的四名黑衣人为首，全部拜倒，高呼道：“恭迎宫主入席！”

等了大半日，终于把魔宫给等来了，但这出场的方式，竟是如此高姿态，让人出乎意料。岐山派故意给他们留了那么一个位置，有意羞辱，而他们直接将岐山弟子扔了出去，将他们的据为己有。这等高调的行事方式，果然是魔宫做派。

话音未落，两名黑衣女子已纵身而至，立在先前的岐山派席位两旁，恭敬颌首站立。众人连忙回首向两名女子出现的方向望去，一黑一白两个身影，自百丈外纵身一跃，从空中直飞而至，发丝飘扬，宽大的袖袍当空飞舞，眨眼间，已经稳稳地落在席位上。

他，月白衣衫，清雅脱俗，如仙临世，看呆了一众所谓的正道贞洁烈女。她，盖住半张面容上的银色蝶形面具，秀美中却又带着强势，如仙的身姿却散发着沁骨的冷冽之气，让人不敢靠近半分。

如陌冷冷地扫了众人一眼，冰冷的光芒，令人不寒而栗。

高位上的姚疆虽然早有准备，但此刻心中也不禁多了几分慌乱。定了定心神，他朗声开口道：“魔宫宫主好大的架子，竟让我等足足等了四个时辰。常言道，客随主便，我岐山派既然有幸得众武林同道的看重，成为这一届武林大会的主人，那么魔宫想要参加这届大会，就该听从我岐山派的安排。而你们这一来，便将我派弟子赶离席中，占我席位，究竟是何道理？”

如陌勾唇冷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看向身旁的婉离。婉离会意，立刻大声道：“客随主便，说的是懂得尊重客人的主人。武林大会的席位向来都是根据实力而排，论实力，我魔宫自然应该排在第一，而岐山掌门却故意将我们安排在最后一位，分明是有

意羞辱。我们如此作为，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好好教教你们，何为待客之道！”

姚疆面色一白，竟说不出话来。

他身后站立的一人，见姚疆不回驳，便不屑地撇了撇嘴，语带嘲讽道：“你们也算是客人？哼，别自抬身价了。看你们阵势倒挺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实货。废话少说，既然来了，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姚疆站起身，对着台下众人，朗声道：“既然魔宫宫主已经到了，这一届武林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他又说了些老规矩，无非就是，不论哪门哪派，即使没有门派，只要想争这武林盟主之位，都可以上台挑战，以武定输赢。

原本具备争夺盟主之位的也就那么几人，但总有些人不自量力，硬要试上一试，稍微赢了两场，便不知深浅，指明要魔宫出人应战，气焰嚣张至极。

如陌面无表情，看了天魔分主一眼，天魔分主便领命上台，毫不费力地将那人扔出擂台。众人面面相觑，皆知重量级的人物都留在最后预备对付魔宫宫主，因此，等了半晌，都无人再出战。可如此下去，岂不代表魔宫胜了？除岐山派外的五大派领头人，陆续上台，前两人落败，第三人是新起之秀，武功了得，几十招过，天魔分主便落败。

鸾韵心中一急，便欲上台为魔宫挽回颜面，却被如陌抬手阻止。

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肃杀之气自头顶而来。众人一惊，连忙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黑色的影子，掠过众人的头顶，稳稳地落在擂台上。一枚银光面具紧紧地扣住半张脸，手中的长剑在阳光的折射下，散发着幽冷的寒芒。

众人惊道：“血魔！”

血魔目光冷冷地扫了一眼台下的众人，最后落到擂台上的男子身上，不发一语，轻抬手腕，无人看清那一剑刺了没刺，只看到他面前的那名男子突然向台下倒去。他的剑依然抵地，似乎从未动过。

姚疆心中大骇，传言果然非虚，血魔之剑确实够快。不，是太快了！快到他没有把握能不能在他剑下走过一招。擂台上陆续还有不怕死的人先后上台，皆是一招便败，或死或伤。

三大世家之一的连家之主一见血魔出现，想起自己的儿子被他断子绝孙，怒从心起，见众人皆不敌，便纵身一跃而上。仇人相见，没有多余的闲话，更没有讲究那些表面的客套，挥刀直上。连家之主混迹江湖多年，功力深厚，武功在当今武林之中可以说是翘楚，但也仅仅是十招，便败落而下。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血魔，此人看起来还很年轻，怎会有如此高绝的武功，今日一败，

颜面尽失，若就此离去，今后如何在江湖中立足？想到此，他恼羞成怒，同时也是心有不甘，伸手向后一挥，连家数十人齐上，不再管什么江湖规矩，报仇才是最重要的。

瞬间，血魔被连家数十人包围。

剑影齐动，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是威力无比，变化无穷，只有身在剑阵之中才能感受到一道道凌厉的杀气自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血魔心中一惊，连家剑阵，果然厉害。那来回变幻的光影，竟令他举起的剑，无处可落，只能防守。

如陌一怔，据她所得到的消息，这连家剑阵，只有身在阵外才能看出端倪。连家纵横江湖数十年，这剑阵之内，无一人能活下来。她凝神静气，目光紧盯着那数十人组成的剑阵，每一柄剑如同镜子一般，灼得人睁不开眼，令人看不出其阵的死门所在。

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剑阵之内的男子仍然只是在防守，但神色依然镇定如初，不见一丝慌乱。他收敛心神，仔细地寻找着阵中的死门，但被那闪闪的剑光围困，眼前只看得到一片白芒。找不到死门，便没有反攻的机会。

这名男子，为了她，终于还是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如陌暗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西斜的太阳，心中一动，状似无意的声音却是响遍了全场，道：“都这会儿了，阳光怎么还是这般刺眼。婉离，本宫先闭目歇会儿，待他们打完了，再唤本宫。”

她话音未落，便感受到连家之主投来的凌厉目光，却当看不见，当真闭上眼，将身子靠在椅背上。

血魔心中一震，尽管阵内无法看出此阵的蹊跷，但听她这么一说，立刻恍然大悟。闭上双眼，凭着直觉在防守的同时，感受着剑气的缺口。片刻，防守之剑蓦地一闪，一人倒下，人人慌乱，阵已不成阵。又一剑挥洒间，擂台之上，除血魔之外，再无一人站立。

连家之主望着连家多年来纵横无敌的剑阵，就这样被破了，心中惊怒，面容抖动，狠狠地瞪着如陌，恨声道：“你们果然是一路人。”

如陌神情淡然，不置可否，仍然静静地坐着，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血魔镇定地望着她，目光有些复杂，唇微微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台下众人皆惊，连家剑阵都被破了，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就算一起上，也没有赢的把握。一时间，众人面面相觑，无人再上台应战。

场外，一名红衣白发的绝色女子，头戴一顶纱帽，白纱自帽檐轻垂，直达腰间。她静静地关注着场中发生的一切。看到这里，她面色一沉，冷声道：“一群废物。本宫还想用他们对付魔宫，谁知他们竟连一个血魔都对付不了，真令本宫失望。巫邪，知道血

魔是什么来路吗？”

巫邪连忙应道：“回主子，属下……不知。属下前些天曾让人查过，但没查到任何蛛丝马迹。方才看他的武功招式，属下觉得有些熟悉，似乎曾经见过，却又很模糊，想不起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红衣女子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望着魔宫所在的位置，沉声道：“不管他是谁，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魔宫宫主。她屡次坏我大事，今日，本宫要亲自与她一决高低。”

巫邪一怔，脱口道：“主子要亲自动手？”

红衣女子目光锐利，点头道：“不错。天一和无影皆是绝世神功，百余年无人得领真髓，竟被她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给练成了。本宫倒想见识一下，这两大神功究竟厉害到何等地步，是否能与本宫的煦和神功相匹敌。巫邪，你用嗜血魔音控制全场，本宫要与她单打独斗。柳眉，若是有人不受魔音所控，或是魔宫早有防范，另有埋伏，你率领死士，灭之。”

柳眉连忙恭敬地应了。

巫邪却皱眉道：“有冷意潇在场，恐怕魔音起不到太大作用。清咒是魔音的克星，冷意潇功力深厚，不可小觑。不过，他若想完全克制魔音，自然也不行，但坚持一两个时辰还是可以的。”

冷意潇三个字，令红衣女子身子一震，神色微变，定定地望向魔宫宫主身边的白衣男子，心中一痛。

潇儿，那是她的儿子啊！她从他的生命之中消失了十年，再相见竟是这种场面。

这十年来，她不但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还在他的心上留下那样一道深刻的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他那么疼爱嫣儿，却亲眼看到嫣儿被她推落悬崖。他，应该会恨她吧？一定会的。

巫邪感受到自她身上散发的一股浓烈的哀伤气息，心中一紧。自进宫以来，这种被她埋藏了九年的情绪，竟在今日重现，不由诧异地望向她。却见她握紧煦和剑的手，因用力而呈现惨白，不由唤道：“主子……”

她敛了神，深吸一口气，转头对巫邪沉声道：“让你用魔音控制全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牵制他。懂了吗？”她不想，也不能与潇儿动手，即使是以复仇为名义，也不可以。她的儿子，不能再因她而有任何闪失，曾经的错误，绝不能再犯。

巫邪一怔，原来如此。她是担心他们的死士与魔宫之人交起手来，会伤到冷意潇。为什么她如此在意冷意潇？据他所知，这十年间，她从来没有与他联络过，若是很重要

的人，为何十年来对他不闻不问？他们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红衣女子见他神色明灭不定，知道他在暗中揣测她与冷意潇的关系，顿时，目光一利，沉了脸，不悦道：“巫邪，不要妄自揣测本宫之事。本宫的规矩，不曾将你排除在外。”见巫邪低下头，又道，“你的内力略胜他一筹，所以，你要控制好力道……知道该怎么做了？”

巫邪神色一凛，不再胡乱猜测，低眸恭声说道：“巫邪明白，请主子放心。巫邪定会控制好力道，尽力不伤到他。”

红衣女子眸光锐利，定定地锁住巫邪的双眼，语气坚定道：“巫邪，我要的不是尽力，而是……万无一失。你给我记住，伤他，便是伤我。”

巫邪心中一震，惊诧地望向她，竟然重要到这种地步吗？既然如此，那么，他宁愿伤了自己，也断不会让冷意潇受伤。

“是，主子。巫邪懂了。我用自己的性命向您保证，绝不会伤到他。”

大会场内，宽敞的擂台上依然只有血魔一人，其间，上去过几个武功不俗的，却都是一招便被打下台。高位之上，姚疆焦急地四处张望，暗道：他们怎么还不出现？

正在这时，空中突然传来铮的一声，暗含内力的尖锐之音瞬间便传遍了整个会场，令人身心皆震，继而头痛欲裂。一时间，有人抱头乱窜，有人就地打滚，乱成一团。

冷意潇手上一动，玉笛就唇，暗暗凝聚内力，清远悠扬之音散开，与魔音形成一种对局。而痛苦挣扎的众人，时而疯狂，时而清醒。

如陌冷笑，终于要出现了。她伸手在极力忍耐痛楚的婉离、鸾韵身上轻点了几下，暂时封闭她们的听觉，随后是四大分主，再由他们去解救其他魔宫众弟子。这是来这里之前，她已经安排好的。

鸾韵终于缓过劲来，呼出一口气，看着擂台上稳稳站着的血魔，没有一丝痛苦隐忍，不由疑惑道：“小姐，为什么他没事？”

如陌看了看血魔，只见他目光锐利，正四处搜寻着琴音的来源。

巫邪在暗处，而琴音传来的方向不定，仿佛随时都在变换，无处探寻。魔宫之人皆已封闭听觉，不再受魔音影响，正欲解救其他人，却见无数的人影自四面八方而来，其装扮和武功，与当日王宫之中的千名死士无二。

以魔音困意潇，以死士困血魔，看来，金国皇后这次是打定主意要她的命了。试想，这世上，有几个疯狂的南宫晔，能以一敌千？

刀光闪烁，剑影横穿。魔宫之人与金国死士已战成一团。血魔被上百人包围在擂台

上。易语在如陌的手势下，带着潜伏的暗阁之人也加入了战斗。一场武林大会，顿时变成了残酷的搏杀场，断肢残骸，热血喷溅，不时倒下的人，分不清是敌方还是我方。

而此时的断心崖边，出现了一名红衣女子，以白纱遮面，衣袂飘飘。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底下的一千人，望着充满血腥如地狱般的修罗场，面无表情。最后将目光锁在飞身上崖的黑衣女子身上。

如陌直飞而上，手持无影剑，稳稳地落在红衣女子面前，冷厉的目光盯住被白纱覆住的容颜，似要将她劈成两半。这便是一直以来将她当做手中的棋子，在巫邪背后操纵着她命运之人。是这名女子，制造了她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痛苦。

微澜承受过的不堪凌辱、沁贞临死时的无法瞑目、她所受到的屈辱以及残歌遭受的生死垂危，今日……就在今日，她要一并讨回。

红衣女子手持煦和剑，与之对视。是面前的这名女子，屡次破坏她的复仇大计，阻挡了她前进的步伐。

她要將昔日的薄情之人控制在手，要他悔恨交加，痛不欲生。要让封国的王室为她枉死的女儿陪葬，将封国王权彻底瓦解，祭奠她悲惨的爱情以及短暂的幸福。她要得到魔宫的宝藏，增加她复仇的筹码。面对这复仇之路的一切阻碍，她将——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就在这黄昏时分，断心崖，下方是万丈深渊，滚滚长江水奔腾呼啸。上方是绝顶高手，一身肃杀之气铺天盖地。

一个面具遮容，目光仇恨嗜血。

一个白纱覆面，气息冷冽阴狠。

握剑的手，紧了又紧。仇人相对，没有指责，没有怒骂，亦没有虚伪和客套，无人说开始，只是默契地同时举剑。

高手过招，瞬息万变。剑气横扫之处，山崩地裂。

没有手下留情，只有以命搏命，电光石火之间，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每一剑，都直击要害，一个闪神便是万劫不复。耀眼的白光，逼人的剑气，将一红一黑两道纤细的身影紧紧地围绕。

红衣女子，内力深厚，招式沉稳，剑法柔中带刚，力透千钧。黑衣女子，轻功高绝，来去无影，剑招层出不穷，变化多端。转眼间，几十招已过，一时间，势均力敌，竟也分不出个胜负。

果然是个强劲的对手！

杀气陡盛，招式越加狠辣。

而会场内的打斗依然惨烈，放眼望去，竟找不出一具完整的尸首。然而，就在这生死一线时，不论是以剑相搏，还是内力相拼，已有多人的目光时刻关注着悬崖上的一战，无法再专心应敌。

清咒之音不稳，魔音亦不稳。冷意潇目光紧紧地锁住高崖之上缠斗的身影，闪烁的剑光灼人眼目，他却一眨不眨，握紧玉笛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无数的情绪自笛声之中奔涌而出，担忧、紧张、恐惧、慌乱……

如陌感受着那曲中的情绪，心中酸涩不已。然而，就在这心思流转间，微微一个走神，对方的剑竟已至她颈项。她心中一凛，连忙收敛心神，靠着轻灵的步伐，堪堪闪过。被剑气削断的发丝，一根一根，在眼前飘落。

冷意潇呼吸一窒，手一抖，手中的玉笛便脱离了指尖，滑落在地，碎裂。

清咒一停，魔音也停了下来。冷意潇正欲奔至悬崖上，却被突然出现的玄色身影挡在身前，此人正是巫邪。因心系如陌，遭人阻拦，他怒从心起，随手从地上抄起一柄剑，狠狠地向巫邪刺了过去。巫邪一怔，连忙举剑相挡，却只守不攻。

血魔紧紧地盯着悬崖上的身影，凭着感觉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周围的死士仿佛永远也杀不尽，令他无法冲出包围。当看到她险险地避过一招，他的心几乎破腔而出，眸中的冷漠不复存在，只剩下惊慌失措。那一刻，那么险……

怒气席卷了周围的死士，手中的剑变得更快，更准，更狠。他要突出重围，到她的身边去保护她，不给人伤到她的机会。然而，那些人却仿佛有意缠住他，让他脱不了身。长剑挥舞间，他不顾身后的袭击，纵身一跃，一片剑气扫荡，刹那间，惨叫声此起彼伏。

当冷意潇的玉笛落地之时，红衣女子因那脆响心中一痛。她始终都在暗暗关注着她的儿子，那支玉笛是她在他十二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既是风雅之物，亦是防身的武器。玉笛落地，他却不曾有半分的心疼和遗憾。他的眼中，没有她这个母亲送给他的最后礼物，没有他们之间曾留下的温暖，只有那名女子的性命安危。

这一刻，她忘记了正在做生死存亡之斗，当对方的无影剑已至眼前才蓦然惊醒，连忙以剑挡剑。两柄宝剑的碰撞之声，尖锐刺耳。对方有备而来，而她虽然内力深厚，却是仓促相挡，自然处于下风，不禁后退两步，总算有惊无险。

巫邪看到这一幕，惊惧之下，招式已乱，这一闪神，立刻便挨了冷意潇一剑。冷意潇一刺得手，不欲再作纠缠，便想越过他，冲上悬崖。巫邪顾不得身上的伤，一咬牙，

闪身再次挡住他。

而断心崖上，无影剑虽未伤到红衣女子，但她的面纱，却因那剑气而开裂。如陌趁机追击，接连三招，一招比一招凌厉。

当杀招再起，狂风席卷间，红衣女子面前的白纱向两边扬起，露出一张绝色面容。

三千发丝白如雪，一双美眸顾倾城。那脸庞，那红唇，那眼睛……所有的动作，在一刹那间停住。如陌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看着那张记忆之中异常熟悉的面容，即使是满头白发，也依然能肯定，是她！

这一刻，她只觉浑身的力气仿佛在一瞬间被抽干，再也做不出半点儿反应。

竟然……是她？！

怎会是她？

为什么是她？为什么……

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她怎能相信，这许久以来，处心积虑计划着一切，以她为棋子，对她造成了诸多伤害之人，竟然会是……她的母亲！

张开的唇，无力地颤抖着。手中的剑，停在半空，即便是这样的母亲，她却仍然刺不下去半分。原本轻盈的脚步仿佛被狠狠地钉在了地上，无法挪动。

愤怒、怀念、悲伤、仇恨、埋怨……种种表情，在这一刻，从她的面上全部褪去，什么也看不到。只剩下一片苍凉，毫无血色的惨白。她脑海之中，空荡荡一片。

然而，就在她停顿的一刹那，一柄剑直入腹中，而她……只能看着却无力闪躲。

席卷的痛意，冲刷着她痛到麻木的心。她垂眸望向那人持剑的手，泪水夺眶而出，打在剑身，溅开了来，是心……在破碎的声音。

又是这双手吗？这双纤细而美丽的手，再一次……以极尽优美之姿，将她生生地打入了地狱。

红衣女子看着她绝望的眼神、悲哀的泪水，感受到她周身的气息，不再是仇恨，不再是狠厉，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凉。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似被人用刀子狠狠地划了一道，说不出的痛，却是那样的尖锐。她的眼神，那么熟悉，仿佛在脑海中珍藏了许多年。她的泪水，那么哀伤，仿佛被最爱的人狠狠伤害了一般。

那一剑，她为什么突然停下？若她不停，也许此刻即将倒下的会是自己。

她的眼神，为何在看到自己的面容之时，如此震惊，不敢相信？难道，她认识自己不成？那自己更不能将她留在世上。

“不——”冷意潇看着那一剑刺进如陌的身体，惊骇得说不出话来。

顾不上巫邪的剑，冷意满立刻往悬崖上冲去，但巫邪却死死地缠着不放。他恨恨地瞪着巫邪，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

“如陌——”

“宫主——”易语、婉离、鸾韵等魔宫众人一起惊叫。

“不——陌儿……啊啊啊！”

是谁在狂天怒吼，仰天悲鸣？如陌微微转眸，那黑衣男子冷漠双眸之中惊现的恐慌，仿佛他的世界会因她的离去而倒塌一般，那么痛，那么难以承受。

她苦涩一笑，就知道是他——南宫晔。

红衣女子见血魔飞奔而来，那眼中狂炽的怒焰和悲痛，令她微微一怔，立刻回了神。若他们都是一路人，那么这女子便更得死。

红衣女子眸中划过一道狠绝的利光，一回手，长剑拔出，鲜血如注。她立刻毫不犹豫地补上一掌，打在那女子的胸口。那名黑衣女子如枯枝败叶一般，直直地向身后的万丈悬崖飞去。

“啊！不！陌儿——”黑衣男子以最迅疾而疯狂的速度向那女子落下的悬崖边飞奔而去，但他迟了一步，伸出的手，连她的一片衣角也不曾抓住。他眼睁睁地看着她……落下了万丈悬崖。

为什么？为什么……枉他拥有滔天的权势，自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枉他自诩武功盖世，但这世间之事，凡是与她有关，他便无能为力。若救不了她，那他还要这滔天权势和盖世武功，有什么用？

“陌儿……等我……”他没有半分犹豫，决绝地纵身跃下，追随着心爱女子的身影而去。

“陌儿，我来了……”

如陌望着那个随她跳下悬崖的男子，泪水止也止不住。

他，竟然会为她殉情！她仍然记得才子佳人会那一夜，他对殉情的那对有情人那么不屑。那一刻，他可曾想到，有一日，他也会为一名女子毫不犹豫地选择死。

看着他极力向她伸来的手臂，因触碰不到她而焦急的神色，她向他展颜一笑。

南宫晔望着那个笑容，却只觉心痛。

“陌儿，等我……”他催动内力拼命地加快自己降落的速度，却发现，毫无用处。

他挣扎着，手臂一伸再伸，却怎么也碰不到她。

上天……成全他吧，他只想在临死前抱住她，让她躺在他的怀里，不至于死得太

痛苦。抱住她，让她在黄泉之下也能感受到他的温度。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难道……就那么难实现吗？

陌儿，再等等他，快了，他快要追上了。

终于抓住她衣衫的那一刻，他的泪水落在了她的脸庞，那么烫……这是她，第二次感受到他的眼泪，第一次，为他们那不曾出世便夭折的孩子。这一次，为她而泣。

他握住她的胳膊，往怀里一带，紧紧拥住。

“陌儿，陌儿……有我陪着你，你不用害怕，也不会孤单。”

他的怀抱，好温暖……好温暖。

她落泪而笑，苦涩而幸福，喃喃道：“晔，你……真傻。”

“能拥着你一起死，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在生死之间，所有的恩怨都不再重要。这一刻，她知道，他爱她，而她亦爱他。相拥的两人，在急速地坠落间，暂时抛开了一切，相互温暖。

“嫣儿——”被巫邪缠住的冷意潇在见到她落崖的那一幕，惊恐地喊道，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巫邪来不及收回手中的剑，连忙一个旋身，用另一只手拍出一掌，迫他后退。那一掌虽然不重，却结结实实地拍在了他的胸口。冷意潇因心神已散，无力抵挡，顿时，踉跄几步跌坐在地。那一声“嫣儿”，终被淹没在这一掌之中，无法再吐出。整个人如同失了魂似的，半晌再无反应。

“如陌——”

“宫主——”

那么多惊叫，她却再也听不见。她的耳中只有万丈悬崖下传来的呼啸声，她的眼中，只有他的脉脉含情、生死相随的决心。

第三十一章 劫后重生

南宫晔抱着她的双臂紧了紧，却看到怀中的人笑得悲凉。她的眼中盛满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生硬的痛，似在遭受着剜心之刑一般。他只觉得胸口一窒，她还有什么，不为他所知？

下面白茫茫一片，望不见底。但是悬崖边突然出现一片空洞的漆黑，仿佛是一个夹层般，被一块高高的岩石与外界隔离开。没有多想，他一手夺过她手中仍紧握的剑，在石壁上一路划下，当出现一条裂缝时，便深深扎入。

两人的身子因急速的下坠而狠狠地震了一下，挂在半空。手臂的麻痛令他微微皱了皱眉，紧紧地搂住她纤腰的手臂，有些吃力。原本后背有伤，这么一来，伤口更是被撕裂开来，他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南宫晔望着怀中的人，微喘道：“陌儿……抱紧我。”

如陌一愣，连忙伸臂抱住他，但她的手因触碰到他背上黏湿的温热感，心中一震，手中一个不稳，身子便向下滑去。

南宫晔单臂向下一捞，又将她带回怀中。惊吓之余，他一口气憋在胸口，再也吐不出来。伤口因这一用力，涌出更多的鲜血，疼痛越来越剧烈，他却仿若未觉。

如陌的双手不知该放在何处，因为每触及一处，皆是湿漉漉的一片。她的掌心，

已是触目惊心的殷红，最后攀在他的肩头，微喘的声音带着些微的颤抖，道：“晔，你……受伤了？”

南宫晔面上的血色渐渐褪去，却是安抚地一笑，柔声道：“放心，我没事，倒是你的伤……很痛吧？”

他心痛的目光望向她，那一剑，入腹不浅。以他们二人的伤势，即使能平安落向那个夹层的黑暗之洞，若没有伤药，只怕也不容易活下去。

如陌眸光瞬间黯淡下来。身上的伤再痛，又怎及得上心里的痛。想起刺她一剑的那名女子，却是她的母亲，她感觉就快要窒息。

望着他越发苍白的面庞，费力地握住剑柄，辛苦地支撑着两人的身体，如陌心中一酸。望了望下方岩石旁漆黑的一处，如此远的距离，她的身子已然失力，若他抱着她跃过去，又能有多少生存的可能？还不如，多给他留几分希望。

也许死，对她而言，是一种不错的归宿，甚至是一种解脱，至少可以结束这一生的伤痛，结束这悲惨的命运。若有来生，她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没有阴谋，没有伤害。

如陌抬眸看着他，嫣然一笑，道：“晔……保重。”

南宫晔正在衡量着与那岩石的距离，不想她竟然突然放了手，心中一慌，惊叫道：“陌儿……不要！”

连忙伸手想抓住她，然而，她的身子已然滑下，他的手拼命地伸长，却只握住了一只手腕。他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选择放弃生命里的最后一线生机，难道这世上再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吗？

“陌儿，你想好了吗？这世上真的没有值得你留恋的人？”

留恋的人？她有吗？有！易语、残歌、婉离、鸾韵……每一个人对她都很重要，都是她无法放下的人。但最重要的，是……意潇，她的哥哥。十年前的那一幕，令他悲伤了十年，封闭了自己的感情。而他们刚刚相认不久，却又一次目睹她的死，这一幕，他又要痛上多久？她宁愿他永远不知道，那个凶手，是他们的母亲。他或许会恨，但仇恨总比这种深入骨髓无法发泄的痛，要好上千万倍。

她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平息他的痛。

南宫晔望着她眼中划过的悲痛、不舍、留恋，最后化为对生存的强烈渴望。究竟是谁，令她如此不舍？

“陌儿，抓紧我。”